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易玩辭卷十二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七

經部

周易玩辭卷十一

江陵項安世述



豐

離下
震上

王假之

凡物皆有豐惟王之豐為足以極其至也故曰王假之
尚大也孔子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孟子曰尊親莫大乎
以天下養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老氏曰王亦大皆此

意也

勿憂

既豐矣而言勿憂者有大則患失其大无疆惟休則无疆惟恤此古今之至情也漢高祖之除彭韓繫蕭何疑陳平唐太宗之殺劉洎李君羨皆既豐之後憂之深也聖人曰是不必憂愈憂則愈惑非保大之道也君人者昭吾明德如日之中照臨下土豈有陰慝敢干其間哉如此則不必憂矣雖然日月為高矣猶有昃食之虞天

地為大矣猶有盈虛之變人之智不免於死生鬼神之
靈不免於聚散則豐亦豈吾之所能常有就使失之亦
常理也又豈憂慮之所能如何哉此聖人極言勿憂之
理而因以足卦辭日中之義使知中者人之所當勉而
是亦非人之所能為也

宜日中

大抵豐卦皆以明為主故下三爻皆自明而无咎上三
爻皆暗以能求明為吉不能求為凶此所以宜日中也

盈虛消息

盈虛者消息之極消息者盈虛之漸消浸亡也息浸長也

人乎鬼神乎

人者形之盛也鬼神者氣之盛也天地者形氣之大者也一盈一虛猶隨時而消長則形氣之運於其間者從可知矣

噬豐賁旅

動而明人者為立法既明而後動者為斷刑明以止者為雖明而不敢速止而明者為雖慎而不敢留立法者雷電始作而未至斷刑者雷電至矣聲光並至所以為大折獄用明象電致刑用威象雷

六爻

豐以雷電皆至成卦故六爻不論敵應皆為相資之象初九九四皆陽也曰配曰夷曰旬曰尚古文旬即均字皆言同也然雖同无咎但不可過爾同則明動適平過

則偏於用明其敝也苛故曰過旬災也六二六五皆陰也六二以五為部在上而暗也六五以二為章在下而明也二自往五則得疑疾五能來二則有慶譽二之不往非忘君也積誠以感之則其部可發而去也故曰有孚發若吉九三極明可用而上六以柔暗自高故九三當豐而見沛當晝而見沫有左而右廢皆可小用而不可大用之象其凶皆在上六非九三之咎也故三曰无咎上六曰凶上六居豐之極外極其大而內極其暗自

外言之如屋之翬飛上千天際動之至也自內言之九三近在其家乃三歲而不見則不明之至也三歲者上三爻之終也其不明者非九三不與之乃上六柔暗自高而不下求也故曰自藏又以見九三之无咎也若不言自藏則人必真以其家為无人而歸責於九三矣

配主 夷主

初以四為配四以初為夷上下異辭也自下並上曰配如妻之配乎夫人帝之配乎天帝也自上並下曰夷如

邱之夷而入乎川日之夷而入乎地也

旬

離納已震納庚自己逆數至庚為旬自離初至震四也
過庚復己則為離之四當有焚棄之災故曰過旬災也
豐其蔀日中見斗

六二九四爻辭同用蔀斗而其意之所指則不同六二
指六五為蔀為斗故不可往往則入於暗而得疑九四
之蔀與斗皆自指也故利於行行則遇明而得吉象恐

人誤以二爻同釋亦以四之部斗歸責於六五故九四之象最詳曰豐其蔀位不當也言以九居四不得比六二之當位也曰日中見斗幽不明也言九四之幽暗不得比六二之自明也曰遇其夷主吉行也言九四之當行不得比六二之不往也此二爻以象辭考之然後見其不同大抵二爻之分二中正而明四不中正而又不明也

旆昧沛沫

部者蒙覆之物大則全无所覩旆者旌幡之屬雖大而不全暗斗在昏時之後昧居平旦之前自旆昧言之皆有小明非若部斗之甚也旆與昧皆王弼本今從之九家易作沛沫二字大暗謂之沛斗杓後星謂之沫則其昏甚於部斗非今義也

慶譽

六五无應則本无慶也不明則本无譽也其喜與名皆因六二之來而得之爾



旅

艮下
離上

卦辭

旅小亨旅貞吉凡卦辭重用卦名者別出一義不緣上文也如震來虩虩蓋言自震震驚百里乃震人也頤之貞吉總言一卦之義觀頤自求口實乃觀頤之道也旅小亨就旅之卦才言之可以小亨不可以大用旅貞吉者旅於正則吉不正則凶乃處旅之道也

彖

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此以六五釋旅小亨之義在外
旅也以柔行順小亨也本爻之美止於譽命可見其小
矣止而麗乎明此以重卦釋貞吉之義知止則自處者
正麗乎明則所依者正旅必如是而後得吉六二以正
而无尤初六以不正而取災此可見吉凶之所在矣

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卦之才可以小亨如六五足矣至旅之時義則甚大
非孔孟不足以盡之也聖人懼人但以卦才小旅故贊

其時義之大使學者思之至難處者旅之時至難盡者
旅之義

山上有火

山非火之所留也野燒延緣過之而已故名之曰旅而
象之以不留獄明象火慎象山不留獄象火之過山

斯其所取災

旅之所貴乎止者止而麗乎明也初止於下而遠於明
復何云哉夫君子之旅以行道也小人之旅以求利也

二者皆非明不濟若止於瑣瑣則胥失之矣瑣瑣細小貌也

志窮 心未快

初六柔止於下其志卑汙故曰志窮九四剛炎於上其志高明不以得利為足故曰心未快此二爻亦宜合觀
六二

次所居也謂二資所有也謂六童僕所賴也謂三三自外來而比於二旅之相得者也在二為得在三為喪者

二以陰得陽故為得三以陽得陰故為喪也

童僕貞

貞字當自為句不可以連於童僕也旅以貞為吉而六二九三皆得正位故聖人辨之如六居二中正柔順可以合於卦辭之貞貞於此則終无尤也如九居三重剛不中以此為貞適以自危而已

九三 六五

旅自否來三五升降而成卦故二爻當合而觀之九本

居五乃捨之而去使變為離火故為焚其次捨二陽之健而下與二陰同止无左右之助故為以旅與下喪其童僕六自王而上至五成離而九去之故為射雉得之而亡其一矢離為雉剛爻為矢言三爻皆剛去其一也一剛去之疑若无譽而終有譽命者雖失一剛而能上及二剛所得多也故曰上逮也旅惡下與而喜上逮中德為譽中位為命外卦為終此即彖所謂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旅之最善者也

九四

以九居四在旅能順者也雖未得位然就其所處順而麗乎明亦可以得利矣資者本有之財斧者致用之利二止于內故懷資而已四麗乎外故兼得其利然而得利者不若得中得正之為快也君子所樂中正而已利不與焉是以我心不快也

其心 我心

艮六二已得正位而力不能止故曰其心不快其者指

其位言之也旅九四力雖可為而未得位故曰我心不快我者指其人言之也其指二字我指九字

上六

鳥者離之象巢者附麗之至高者也焚者離火之失性者也笑者喜其高離之鼓缶而歌也號咷者悲其焚離之大耋之嗟也旅之上即離之三也

先號後笑 先笑後號

旅離在上故後號同人離在下故先號離性炎故多怒

也同人之五得二而後成兌故後笑旅之五先已成兌故先笑兌性悅故多喜也

喪牛于易

大壯九四與六五易位而失其壯很故曰喪羊于易元悔旅上九與六五易位而失其柔順故曰喪牛于易凶六五失其剛故所亡者一矢上九失其柔故所喪者牛六五亡矢而得離之中位故為射雉上九喪牛而得離之上窮故為焚巢五上皆在一卦之終六五為文明之

火故終以譽命上九為失性之火故終莫之聞言无譽也



巽巽
巽上

卦辭

姚小彭氏曰巽自遯變六二升而為四以比於五故為小者得亨為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晁公武氏曰兌巽成卦皆主於柔然兌內剛而外柔其用柔也故亨巽內柔而外剛其質柔也故小亨

大象

申命象風之聲行事象風之迹

彖

以卦體言之重巽以申命是小亨也事必待於申命而後行豈大亨之規模哉以九五言之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是利有攸往也以初六六四言之柔皆順乎剛是利見大人也彖辭與旅相類皆總陳卦義而用是以二字結之故知當作三句分說也

初六 九二

巽疑卦也初與二皆以不正自疑史巫主占問之人用
史巫紛若者疑之甚也初柔當疑故利以剛矯之二已
得中中大於正本自无咎不必紛紛也先儒多以紛若
為致吉之道以象辭攷之紛若本不應吉紛若之所以
吉者以得中也巽自遜變初本在下故其疑淺二本在
四忽降而下故其疑深然降而得中與五相配初又順
之但見其吉何咎之有升降患不得中既得中矣又何

疑焉

九三 六四

九三重剛而不中志本強躁又居下體之終其志極矣
迫於二四兩爻之相易不得已而巽故為頻蹙為羞吝
六四重柔安於巽者也自二升四失中疑若有悔升而
得正是以悔亡不獨悔亡又有成卦之功使遯之上三
爻好遯嘉遯肥遯而在田野者皆變而為入此六四之
功也故曰田獲三品有功也此小亨之驗巽為利市三

倍象亦出此

九五

巽多疑之卦也九二已中矣猶以不正自疑紛紛而不能決也惟九五中而又正其吉無疑故凡巽之疑悔至是盡亡又曰无不利者決其無疑也又曰无初有終者言初疑而今不疑也言之重辭之複皆為疑設也巽之時惟此文為美其多疑猶如此可見巽卦无大亨之用也故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言其吉獨此一位爾九五

制命之主故又於爻義之外統論重巽之義庚更也續
也事已而更為之以續前事也先事之三日初疑二紛
三吝皆未保其吉也後事之三日四有功五无不利始
亨其吉也此當於上九言之以上九窮巽而不反別有
凶義故於五言之其實後庚三日總言上三爻也上之
窮而不反亦以其无下三爻之疑是以不可回爾

巽在牀下

上九爻辭與九二同皆以陽居陰也當巽之時惟此二

爻以陽而失位巽中之又巽者也故皆為巽在牀下言失位也二雖失位而得中中大於正所以吉而无咎上既失位愈巽極而不反故為喪資失斧之人而猶固守其窮凶之道者也以上兩句解下兩句不煩推說而義自明矣凡爻以德為資其本質也以位為斧其利用也上既失位并其剛德而亡之故資斧皆喪也此德宗奉天之後姑息之時也

武人 資斧

巽初六與履六三同稱武人者履之三即互巽之初也
巽上九與旅九四同稱資斧者旅之四即互巽之上也
巽究為躁故稱武人焉巽為利市三倍故稱資斧焉履
之三居下體之終為五陽之主故用其究以為大君巽
初未究故利用其究以自治而已旅四得其所處故為
得其利巽上无位故其利喪焉



兌下
兌上

巽兌

巽與兌皆有坎之半體巽不上出所以為入兌不下流
所以為澤巽自遯來以六四為主遯變為入故為悔亡
兌自大壯來以六三為主壯變為說故為來兌凶

兌亨利貞

兌之亨利貞自是三德非利在於貞也故曰說以利貞
言以利與貞而得說也利者說之情貞者說之理柔在
外為利利者萬物之所說也剛在內為貞貞則天人之
理得矣順乎天兌上也應乎人兌下也天人皆通所謂

亨也彖不言亨者亨者說之效故極言之

順天應人

革與兌皆言順天應人者順天理之正應人心之公則革无私意說无邪心矣革者天下之大利說者天下之美名此二者最易於失正故革曰元亨利貞兌曰亨利貞蓋謂此也兌自二至上互革

民勸矣哉

民忘其勞民忘其死即所謂勸也

大象

朋友以象二兌講以辭說之相會以文也習以身行之相觀以善也

六爻

兌以六三為主凡諸爻稱兌者皆謂二也初九與之同體為和兌九二與之相比為孚兌六三來而成兌為來兌九四當三五往來之衝為商兌上六與三相應為引兌九五不稱兌而稱剝者卦中獨此一爻與三非同非

比非應捨三而去自與上比也陰來比陽為允陽往比陰為剥其戒深矣陽爻曰和曰孚曰介皆剛辭也陰爻曰來曰引皆柔辭也

孚

陽為實中實為孚二五皆以陽在中故二為孚允五為孚于剥雖所用不同其孚一也

初九 九二

初二皆與凶人相說而不害為吉者初正而二中也初

與三相比應无可疑者獨以三來同體而與之和和有相濟之義以正濟不正適足救三之凶故小象曰行未疑也九二親與三比始涉可疑然二以剛實在內而得中其志可信決无朋邪之理惟與邪比其悔亦亡故小象曰信志也自二至上為革故悔亡信志初至五為中孚故无疑三至上為大過故凶此又互象之著明者也

商兌未寧

商兌未寧指三與五也商者交易往來之名三為五而得厲五為三而得凶兩爻相易皆未寧也彼皆商兌而未寧四乃介疾而有喜然則動而求說者未必不為禍靜而受疾者未必不為福也聖人之訓深矣

介疾有喜

介閒也兩者之間人所守以為限別也故物之有兩者謂之介有守者謂之介有別者亦謂之介一在兩中故可謂之介介丘是也一能制兩亦可謂之介大介是也

豫之六二能以中正自別不與禍交故為介于石晉之六二守其中正以俟上之明卒受其福故為介福允以三五兩爻相易成卦九四介於其間守其不正之位而不肯動故為介疾介福者介者之福也介疾者介者之疾也然其疾有喜者五與四本比及降為三復與四比四雖不動而說自隨之也凡疾之愈者為有喜无妄之疾勿藥有喜損其疾使遄有喜皆指疾愈為言也凡陰陽相得者為有慶故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明九四之所守

本應有疾因陰陽相得故得愈也

孚于剥位正當也

九五居兌而言剥者以卦氣當之也兌為正秋下二爻七月為否中二爻八月為觀上二爻九月為剥九五當剥之時而說比小人是助剥也故以是戒之象曰位正當也言雖兌爻正當剥位也履夬二卦皆成於乾兌故履之九五稱夬小象辭與此同亦言其在履而當夬位也中孚九五曰有孚攣如即用小畜九五之辭故其象

亦曰位正當也言巽體居上四五以正相孚皆與小畜相當也否九五曰大人吉其象亦曰位正當也言此文正當乾卦九五大人之位也易中小象言位正當也凡四爻皆兼取兩卦相當之義此外得位之爻或稱正或稱當无兼稱者

上六

萃之六二引吉下為上所引也兌之上六引兌上為下所引也六三為說之主而上六為其所引故曰引兌雖

所居得正可以无凶然為下所引而說亦不足觀矣故
不稱吉明其未光也



渙 坎下
巽上

彖

渙亨指九二故曰剛來而不窮王假有廟指九五故曰
王乃在中利涉大川指二與四二來成川四來成木故
曰乘木有功利貞指四與五彖雖不解利貞二字然上
文論成卦之爻其義已見即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也否

之六二得位乎四而上同於九五卦中惟四五兩爻為
正四為成卦之主五為王位蓋以正臣上合正君而成
渙難之利者也故曰利貞石經彖文利涉大川之下亦
有利貞二字

王假有廟

祭祀之禮无物不備則廟中者聚之極也主祭者之心
一物不留則廟中者亦渙之極也故萃與渙皆曰王假
有廟非知道者不足語此萃之彖曰致孝享以備物言

之也渙之彖曰王乃在中以內心言之也觀其彖辭則聖人之意見矣

大象

天下之至散而不可搏者惟風與水而已二物之相遭天下之言渙者莫加焉先王以是享帝故能與天神接以是立廟故能與祖禰交蓋心无方神亦无方心之遇神當如水之遇風使吾心有一毫之係則不能與神通矣享帝于郊象巽之高立廟于宮象坎之隱

六爻

下三爻皆處險而待渙者也初六在否之初急於自拔離而去之則變為无妄而无與於當世之渙故獨不言渙二自四來奔而否始為渙故加渙字自九二始三出險上而有應於外身與險相離矣然未能及人也上三爻皆涉川之木能渙者也四離其類而上同而渙事始成為卦之主故稱元吉五居王位當既渙之後无所復為但當施發散之令以釋天下之疑離事為之煩以享

王位之逸而已上乃處渙之極與坎三有應能渙而遠之不罹其害皆乘木有功者也坎為血有傷害之象初六爻辭詳具明夷六二爻中

渙奔其机

九二本否之九四降而居二而否者於是渙焉自上而降為奔俯而即安為机四本不中降而得中俯而安也故為渙奔其机二志在逃否故渙而去之今乃復在險中疑若有悔然在險得安猶未失其所願故為悔亡即

所謂剛來而不窮也二以震木為机

渙其躬

自三至五坎散而成艮艮為躬故曰渙其躬三居險之極疑若可悔以與上相應故得連外卦以免其身故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渙其羣 渙有丘

六四本否之六二升而為四下離三陰之羣而上為成渙之主巽以出險正以居上渙之最善者也故曰渙其

羣元吉然而雖在渙散之中自有丘聚之理非羣陰所知也方渙其羣之時二陰以醜夷之情相望固不免於怨及渙事既成初得吉而三免悔衆陰聚而依焉然後知六四之有功也渙其羣渙之始也渙有丘渙之終也義各不同故兩言渙以別之四在二為坤坤為衆故曰羣四升而上同五為艮艮為山故曰丘

渙王居无咎

四臣也五君也君不主渙而臣主渙宜若有咎也然臣

道當勞君道當逸臣以有事於險為渙君以无心於事
為渙自君言之雖端居不為亦无咎也故曰渙王居无
咎正位也渙汗渙之於下使民无事也渙王居渙之於
上君无事也凡此皆六四之功所主不同故亦出兩渙
字巽之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故為大號位正中也故
為王居為正位

王乃在中 王居无咎

渙離也以廟中言之王乃在中則君心渙然而離於人

以朝位言之王居无咎則君職渙然而離於事蓋渙之極致惟此二時為能當之然廟中為尤至故於卦辭言之爻之所主者位故稱居焉

渙其血

上九爻辭血與出韻叶皆三字成句不以血連去字也小畜之血去惕出與此不同此血已散不假更去又惕與逃文義自殊據小象言遠害也則逃義甚明不容作惕矣卦中惟上九一爻去險最遠故其辭如此

汗血

散其汗以去滯鬱散其血以遠傷害上三文皆以巽渙
坎者也故汗與血皆指坎言之二居險中為汗汗心液
也三居險極為血血外傷也後人因汗字又生出而不
反之說非此文本義也

周易玩辭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八 經部

周易玩辭卷十二

江陵項安世述



節
兌下
坎上

節艮

節者止也艮者止也皆非止之使不進也特謂事理之
宜止當如此爾艮之彖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節
之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玩此二辭可以知易之所

謂止矣

渙節

否者塞也自否變者為渙泰者通也自泰變者為節此變象之著明者也

說以行險

險者人之所難說以行之則人不以為苦聖人之制節也如此此其所以通也

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鄭剛中氏曰无位者不能制節制節而不以中正者不能通五既得位又中且正所以能主節也安世按節自泰來泰分九三以為五分六五以為三五獨當位得中得正故節卦以九五為主也

大象

澤上之所以有水以其得節也過則不留不及則困矣制數度坎之法律也議德行兌之講習也

初九 九二

初在兌下兌為戶而主言二為互震震為門而主動兌者闔戶之時當其不可言雖戶庭之近不可出也震者闔戶之時當其可動雖門庭之遠不可以不出也凡事當密而不密與當盡而不盡皆謂之失節初九在一卦之下不與九五相當故其節在於謹密九二與五正對五動而二不動則失時之節矣故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極猶準則也義與節通此所謂議德行也失時之節遂至於凶者張禹李勣謹密不

言而覆漢唐之祚凶孰大焉

六三 六四

六三能與九五相易則成節若剛躁自用不受其節則成嗟節與嗟皆自己為之不出於人故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六四安然不動順受九五之節而得其亨亨自上為之非己所制故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此所謂制數度也三不為節遂至於嗟者三允主說說以行險則成節不說則成嗟嗟與說相反者也

九五 上六

九五得中為甘甘者五行之中味也上六窮上為苦苦者炎上之味也節亨指九五也故曰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指上六也故曰其道窮也九五自泰之三往而得位遂為諸爻之主故曰往有尚上六苦節之極貞而不變以此施於當世其道則凶乃若其心則信正而行不以為苦故曰悔亡古之苦節之士蹈禍敗而不悔者多矣

又誰咎也

小象又誰咎也凡三同人初九又誰咎也以為褒辭解
六三又誰咎也以為貶辭節之六三王弼從解沙隨程
迴從同人安世謂三辭皆无褒貶但言人當自謹而已
出門同人我所當擇致寇之端我所當省不節之嗟我
所當慮得失由己皆无所歸咎也雖與他爻无咎小異
然亦得補過之方於本義无悖也觀需九三自我致寇
敬慎不敗也則解之自我致戎又誰咎也亦教以自反

非必貶辭也



中孚

兌下
巽上

頤中孚大小過

坎離者乾坤之用也故上經終於坎離下經終於既未
濟頤中孚肖離大小過肖坎故上經以頤大過附坎離
下經以中孚小過附既未濟二陽函四陰則謂之頤四
陽函二陰則謂之中孚皆美名也二陰函四陽則謂之
大過四陰函二陽則謂之小過皆非美名也於是可見

貴陽賤陰之意離之為麗坎之為陷意亦類此

彖

柔在內而剛得中以三四二五之四爻言中也說而巽
孚以兩卦之德言孚也豚魚吉以兩卦之象言豚主風
魚主澤也乘木舟虛以成卦之象言外實而中虛也利
貞應乎天以四五兩爻言四為人五為天皆以正相比
也五上皆天爻也故上亦有登天之象應乎天與登乎
天不同應者以心感登者以力求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豚魚天下至陰之物而皆有陽性故二物皆屬坎以其為陰中之陽也中孚直坎之中氣雖窮陰之時而陽在其中故謂之中孚二物皆受其氣而生故得此卦者以養二物則吉二物至微而中氣在焉孚之无所不體如此故曰信及豚魚也巽兌二卦各得坎之半體巽得下體故豚主風氣而喜下入兌得上體故魚為澤物而喜上行豚與雞類性皆主風故巽自坎之豚而為雞魚與

羊類目皆不瞑故兌自坎之魚而為羊皆坎之分氣也
中孚肖離而氣直豚魚猶小過肖坎而乃為飛鳥之象
明坎離之通氣也

中孚以利貞

中孚以利貞與兌之說以利貞小過之過以利貞利貞
皆是二德非謂利在於貞也利者利於事貞者貞於理
說而用此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中孚而用此乃應乎
天也過而用此則與時行也匹夫之諒賊生以害理非

中孚以利貞也干譽之說害政而違道非說以利貞也
陳仲子之過廉離母兄而從妻非過以利貞也

大象

獄之將決也則議之其既決也則又緩之然後盡於人
心故獄成而孚輸而孚在我者盡故在人者无憾也今
夫大澤之上雖无事必有風風非自外至也水之積也
厚故動而為風中苟有之未有不動者也故聖人以此
為中孚之象而君子以其議獄之心體之允為口舌為

附決有議獄之象巽為進退為不果有緩死之象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議獄也旬而職聽二旬而職聽三旬而職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

六爻

中孚六爻皆不取外應而以比相孚孚在其中无待於外也初九安處於下不假他求而自比於中孚之主靜而自度何吉如之苟變其志動而求孚於四則失其安虞度也燕安也九二鳴於澤中不求人知而三以同體

自來相和二有好爵樂與三同此所謂以善養人故中心說而誠服之也此六爻之最美者也二得中位故為好爵靡之猶共之也三內主也四外主也二陰之勢等而三之志剛求四也急故稱敵四之志柔不與三競故稱匹稱類三不正而躁不知自反而求孚於四進退悲喜其狀屢變而四方與五以正相孚如日月之正中而相望自然下亡其匹而絕其類无復顧三之理矣中孚以中正相孚三皆无之是以此九五所以與四相攣

而不可解者以兩爻之位皆正當也若九二六三之相
和則但以其中而已故小象於二言中於五言正然五
之爻辭不若二之美者二鳴於陰而三應於外其道光
明正得中孚之義此中孚之主爻也故繫辭極其義而
演之五為大君而內與四比則所孚狹矣特以其皆正
故僅得免咎而已上九巽極而躁不正不中以巽難之
翰音而欲效澤鳥之鳴登聞于天內不足而求孚於外
聲聞過情其涸也可立而待愈久愈凶何可長也求之

於古其殷浩房琯之徒歟

中心願也

中心願也甚言其孚故泰之六四不戒以孚亦曰中心願也

得敵

六三中本无孚而求孚於人則足以得敵而已謂之得敵則不必更言凶咎也

馬匹亡

六四稱馬者皆互震也在風之下澤之上澤中遇風正馬亡其匹之地也三變為羊故或很或說四變為雞雞不可連故絕類而上也



小過

艮下
震上

亨利貞

小過之亨利貞三德也時當小過不稍過則執而不通小過所以通也故曰亨然必於事為利於義為正而後可通若徒志於隨時以苟通而傷事悖理則非小過之

道也故曰利貞自可小事以下彖辭解之自明有飛鳥之象焉亦所以解飛鳥遺之音也音遺於此則飛已過於彼矣石經云是以可小事也彖辭脫可字羨吉字

彖象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象曰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此二義所主不同蓋論卦之本名則以柔過剛以陰過陽臣過君婦過夫小者而過乎大者其人則小其變則大也故彖辭深寓小大逆順之戒

然而天地之間既有小過之象則君子之身亦必有之
君子之所謂小過者豈其然哉大德不踰閑小德一出
焉一入焉亦可以為小過矣如晏子之過儉子臯之過
哀正考父之過恭雖過於常理皆小節之過非大變也
此與卦義名同而實異凡大象多然以蒙睽明夷攷之
可見其例曰行曰喪曰用皆見於動以象震也曰恭曰
哀曰儉皆當止之節以象艮也

山上有雷

鳥過人而遺之音以六爻之象言也雷過山而小聞以兩卦之象言也雷震於空曠之地則其聲大又小過寅之初氣也斗方直艮而震氣上出疑於過矣然去卯不遠亦未為大過也

初六 上六

小過以柔過剛義不當吉但二五以柔得中故能於小事粗吉而已初上二爻陰過而不得中是以凶也以卦象觀之二爻皆當鳥翅之末初六在艮之下當止而反

飛以飛致凶故曰飛鳥以凶上六居震之極其飛已高動而成離則麗於網罟故曰飛鳥離之凶初六微賤之人而欲犯上勢不可動方動而已凶故曰不可如何也上六高貴之人既極而凶如鳥飛不已至於離觸網羅而後見凶故曰已亢也二爻凶同而其事異二五亦當鳥翅而不言飛鳥者惟初上二爻動則成離離為飛鳥故也

六二 六五

六二六五柔之得中者也故皆免於凶然陰過於陽亦无致吉之理二陽君也祖也乃降而居下二陰臣也妣也乃升而居上二本與五為應故往而求之今乃過三與四而見六五焉非所期也故為過祖與君而遇妣與臣之象臣不可言過其君故變文曰不及其君言不相值也其實則過之矣雖然五上自過三四而二在其下未嘗過也故无咎至六五則其過明矣密雲不雨則无陽也自我西郊陰為唱也其事難言故曰已上也言其

過上已甚此彖辭所謂上逆也五互兌故為西郊澤在上故為雲公者陰之尊稱六二稱之為臣意亦類此卦體象坎坎為穴二陽在於穴中五自上而臨之故又有公弋取彼在穴之象自陰言之西郊為我故以陽為彼也此爻下而取物則可以有獲上而登天則不能成雨此所謂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大吉正小過之本義也小過象坎以五為主爻中孚象離以二為主爻故二爻各得本卦之義

九三 九四

九三九四此二爻方為陰所過非能過人者也故皆曰
弗過九三在艮之上有防止之義既不能過則當止而
防之若恃其重剛而往從之則足以取凶而已將若之
何哉從猶從禽從獸謂往逐之魯昭公之於季氏高貴
鄉公之於司馬氏是也九四自知不能過之而與之相
遇見危能戒以柔自晦而不敢往足以免凶矣然冠屨
易位舛逆已甚柔可暫用不可長守宣帝之於霍氏代

宗之於李輔國皆始柔而終剛非永貞也若永貞於柔則為周赧漢獻矣故曰勿用永貞永貞者臣道也九四君也又為動之主豈能鬱鬱久居此乎

九四无咎

當陰過之時陽不得已能以剛居柔可以无咎矣故九四无咎九三以剛居剛是以凶也剛者本欲攻人反以取禍故九三以從之而受戕柔者屈已相遇若不足以勝人而聖人反勉之以勿用永貞者以其知柔知剛可

與有為也

六五 上六

六五雖過其君能與之遇猶未失中則霍光之時也上
六一切過之而不與之遇由是天惡其盈而降之災人
忿其亢而成其眚此其為凶蓋天人之所同棄非常辭
之所謂凶也故於凶之下證之曰是謂災眚此則霍禹
霍山之時歟

小過大過

四陽在內謂之大過而四陰在內者乃不為小過而為
頤四陰包二陽謂之小過而四陽包二陰者乃不為大
過而為中孚大抵坎陷也故肖坎者皆謂之過陽多則
大者過陰多則小者過未至於陷故謂之過過猶輕於
陷也頤肖離之牝中孚肖離之中虛皆胎養之事故卦
氣皆直北方及純而旺則麗於南方矣



既濟

離下
坎上

既濟未濟

既濟自泰變六五降而為二以六二為主爻未濟自否
變六二升而為五以六五為主爻故二彖皆曰柔得中
也既濟之終亂即泰之其命亂也未濟之飲酒即否之
後喜也柔為小故既濟曰亨小未濟曰小狐

既濟亨小利貞

此卦辭與遯相類亨小利貞自為卦之四德但遯卦小
字義與利貞相關故彖連下文解之既濟小字義與亨
字相關故彖連上文解之此非聖人不能作也六二以

柔為卦之主陰為小故稱小焉夫相濟者不必大也小者之才有時而足以濟事又小小通之而其事已濟又為於其小而濟之使不至於甚皆為小者亨也謂小大皆亨者誤也小大皆亨則泰矣何謂濟乎孔穎達謂當作既濟亨小小者亨也蓋脫一小字

初吉終亂

彖曰初吉柔得中也則初吉謂六二矣終止則亂其道窮也則終亂謂上六矣二之柔所以濟泰卦之三陽而

使之中也故謂之既濟若終止於柔而无剛以濟之則其道又窮而不中矣此其所以復亂也既濟之貴於能濟如此

剛柔正而位當也

六二之所以為利貞者二五剛柔正應而又當位也剛柔相濟為利當位為貞卦體固有三剛三柔皆正之象然卦辭所主則謂六二若泛言之則失彖義矣

思患豫防

或以為既濟之後思而防之此乃設戒非觀象也未濟以水下火上為辨物居方正與象合豈於既濟而不然乎天下之患无窮惟有以濟之而後无患人之用莫大於火而火常足以生患善濟火者莫若水思火之為患而儲水以防之使水常在火上其力足以勝之則其患亡矣是故君子制行立教行政舉事必皆有以濟之防未流之生患也周秦之強弱師商之過不及皆其事也

六爻

既濟之六爻初九不急於濟上六道窮而復陷獨二五以中正相感坎離相交是以能濟也二當初濟之時故為用中之主五居已濟之後故安受其福而已三四雖不中而皆不失正用其才皆足以有濟三以剛行之四以柔應之此二者皆既濟之世所與共濟之才也

初上

以卦時言之二為初上為終以卦象言之初為尾上為首自下上者至首而終則首亦終也六二為濟之方始

而初獨後之馬已行矣而輪尚曳身已濟矣而尾尚濡
雖於濟稍遲然无大害故於義為无咎也上六居濟之
終而復陷於險如病愈之後而復遇病其能久乎

六二

既濟之六二本泰之六五帝乙所歸之妹也六五為婦
九二為弟柔以剛蔽也今婦降居二而九去居五故為
喪其弟然兩爻升降仍在二五未嘗他之故曰勿逐以
二交五其數為七故曰七日得象曰以中道也言兩爻

雖變而中道未嘗變也。第車之蔽也。王弼以為婦人首飾者。蓋董遇易第字作髭弼之所注必本此也。

三四

九三以全剛而濟既歷三爻始能上出亦已憊矣。是豈可輕用哉。高宗用之以濟大難而復王室不得已也。小人用之好大喜功連兵不解其禍大矣。故曰小人勿用。言小人占得此爻不可用也。六四以全柔而處坎雖已上濟猶終日戒懼者疑二剛也。繻子夏傳作襦短衣也。

袷絮緼也夫一襦足矣而又有衣焉以表其外有袷焉以實其內可以无慮矣六四處二剛之中五在外為衣三在內為袷其備甚周而猶未免於戒者以柔處險心危慮深不能不有疑於二剛也以泰言之九三本能艱貞而勿恤故有力濟艱難之象六四本與三陰同下故能不戒以孚今乃與二剛同上安得不疑且戒乎

九五

既濟本自泰來九五之吉大來即泰之大來吉也泰五

互震為東鄰泰二互兌為西鄰五非時主雖有殺牛之
富不足以致福五坤為牛坎刑殺之故為殺牛二為卦主
得時主祭為禮雖薄而五亦同受其福然則五何必自
用哉明泰之五所以降為濟之二也二離為夏夏祭曰
禴故為得時五在泰雖尊降而居二自東降而為西自
大饗降而為禴祭近於失尊然在既濟之時則當以二
為主必降而居二始足以成既濟之功不可以固位而
失時故曰不如西鄰之時也



未濟

坎下
離上

卦辭

既濟未濟皆以柔為主既濟自六二而達於上六則濟之事已終故為既濟未濟自初六而至於六五幾於濟矣而未能出中以至於上則其事猶未終也故為未濟知此義則未濟之卦辭不待解而自明矣故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其曰雖不當位亦指六五言之雖六爻皆不當位義

但取五而已曰小曰狐皆陰類也濡其尾即是不能全濟之象險且未濟他又何所利乎故无攸利於无攸利之後復言剛柔應者覆解上文亨字也雖无攸利用其柔中以與剛應自有致亨之理此夫子所以有功於贊易也

大象

火在上為辨物水在下為居方必加慎字者以其未濟也在濟之時且當思當防況未濟乎水火交則有難未

交則未有難然難將生矣辨之不早辨居之不得其所
皆難之所由生也可不謹乎易終於未濟而始於屯其
意深矣

初六 九二

既濟之諸爻皆濟而初獨未濟故曳輪濡尾之象初得
兼之未濟之諸爻皆未濟者也故初為濡尾二為曳輪
以兩卦參之則初當為尾九當為輪矣六五升而不能
終濟使下有濡尾者此於全體自為可吝非但初六之

罪然初六柔暗在下亦非能知終者故以吝責之極即終也不知者智不足也不續者力不竟也九二自否之五降而為二此否之所以成未濟也九二之未濟乃所以亨否其義與初六不同故不為吝而為吉若能貞而守之則未濟者自是濟矣以其位疑於未正故加貞字者中則正在其中未有中而不正者故曰中以行正也姚大老曰協韻正當作直二中而九直故為中以行直其說亦通然正亦協韻後人分一韻為四聲故見其不協耳

六三

未濟之時方以謀濟為急未可以有行也六三志剛而
未得位如人未濟岸而遽欲出行其溺必矣故以征則
凶為六三計姑用其剛乘以出坎則事之宜也故曰利
涉大川三不當位濟而至四則得其位非利而何

未濟九四 既濟九三

未濟之時所喜在剛三徒以其志之剛猶為利涉況九
四乎既濟之九三未濟之九四皆以其剛故能任天下

之大役以此見弘濟世道非剛不可也九三全剛而位正故直稱高宗以伐之其言三年克之者以見其役之大小人勿用者以見其才之難苟无九三之才其可以任斯事乎九四則所居者柔比九三為有悔必貞以勝之然後能任其事而无悔故曰貞吉悔亡又加震字亦勉之之辭九四之動為互震也九三出離之上亦為三年至上則飲酒策勲故言有賞于大國九三之象曰億也則以三年言之九四曰志行則以解貞吉悔亡言其

志必行而不屈然後得吉而亡悔也高宗所伐正南鄉之夷今南夷猶稱鬼主國寡亦以都鬼主爵之云東北方小夷者非也

六五

六五雖不當位而與九二剛柔相應同心以濟難者也離雖為光而人君之光非一人之所能獨成乃因與賢臣有孚以致此光故其光也吉而非強明自任之光也故曰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蓋以

深辨此意按管輅曰日中為光朝日為暉夫中則日在上朝則日在下在上之光以在下之暉而獲吉則五以二而獲吉明矣先儒謂暉為揮散非也輝者光中之氣詩曰庭燎有輝周禮眡祲以十暈為十輝皆謂光中之氣五離中虛故為光二坎中實故為光中之氣也

貞吉无悔

未濟諸爻皆失正故任事之爻皆曰貞吉九二九四六五是也九二剛中不假言悔六五柔中故言无悔九四

不中故曰貞吉悔亡言不如是則悔不亡也

貞吉 有孚吉

六五兩吉字貞吉者六五自謂也有孚吉者謂九二也
小象甚明上九之兩有孚亦以三上兩爻言之

上九

既未濟皆取義於濟故兩卦初上皆稱濡然得失不同
者既濟自二始濟則初雖濡尾不害其為既濟也故无
咎未濟正坐濡尾不能續終所以為未濟也既濟之終

有亂之理故上六以濡首為時事之危未濟之終有濟之理故上九以濡首為人事之失也六五以九二為孚則上九之孚者六三也濟以孚為美然而所以用此孚者不可忽也六三以坎從離酒自下升而入於上則飲酒之象也上九自離入坎首反向下而入於酒則濡首之象也我飲彼則彼可以出險而成既濟之功彼濡我則併我而入於險矣患難將終天下將濟當此之時上之舉動豈可有失失則敗矣此君子所以謹於辨物居

方之事也所謂亦不知節者正謂其不明於辨也夫人
居患難之久幸其將平方欲相與以樂其終而反因樂
以壞其終此何等時而作事如此亦可謂不知節矣聖
人繫易至既未濟之終與民同患之意愈切其辭皆懼
所謂仁之至智之盡也

未濟 否

未濟非不濟也特未濟爾天地以形言形无可交之理
故曰天地不交否水火以氣言氣終於交濟故曰火在

水上未濟

周易玩辭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葉 葵

謄錄監生臣朱 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易玩辭卷十四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九

經部

周易玩辭卷十三

江陵項安世述

繫辭上

天尊地卑章第一

此章論天地自然之易以明伏羲作易之本義也是故
觀乎二儀之判而奇耦之畫已定矣觀乎卑高之勢而
三極之位已陳矣觀乎動靜之理而七八九六之性已

斷矣觀乎氣類之分合而比應攻取之情已生矣觀乎法象之著陳而飛伏變互之體已見矣彼伏羲氏者特述而著之耳言易者至變化而備易簡之大業也故自此以下極言變化之迹在天成象則雷霆風雨日月寒暑皆此理之往來也在地成形則男女雌雄虛實高下皆此理之感應也而易之奇耦相摩以成八卦八卦相盪以成六十四卦者皆具乎其中矣然而此皆其迹也必有本此者焉易簡是也故自此以下極言易簡之理

易簡者易之至德也凡物之屬乎奇畫者皆能知萬物之始者也凡物之屬乎耦畫者皆能成一奇之所賦者也夫萬物之始一而已矣其理安得不易及其成也成夫一而已矣其事安得不簡上繫之首章斷之於易簡而歸之於賢人之德業下繫之首章斷之以貞夫一而歸之於聖人之仁義大抵先以天地之理明聖人作易之本復以在人之理明聖人體易之用也

知大始

一奇未畫鬼神不能知也一畫開而萬事見矣故萬物之始惟乾為能知之不謂之作則屬乎事物矣非事物之始也

賢人

稱賢人者明乾坤之德業人皆可充而至也若但言聖人則嫌於必生知安行而後可而進修之路絕矣自此章以下始稱聖人君子焉

聖人設卦觀象章第二

此章論讀易之法必自文王之易始也故上章論乾坤
貴賤剛柔吉凶變化五事而此章獨自吉凶變化起義
者蓋有畫之初乾坤貴賤剛柔之迹已著而吉凶變化
之象未明有繫辭而後見易之有吉凶有卦象而後見
易之有變化二端者皆具於文王之時也復以二端析
為四類而詳言之吉凶者得失之已定者也其憂虞之
初則謂之悔吝變化者易之用也其所以變化則剛柔
二物而已故觀吉凶者必自悔吝始觀變化者必自剛

柔始文王觀此四者而繫之以辭讀易者亦當觀此四者而玩文王之辭則靜居動作无入而不利矣孔子作大傳二篇專為此事故學者以繫辭名之則當時傳授之意從可知矣

易之序也

序即爻位也居此爻之位則玩此爻之辭以處之然後能隨所遇而安樂之也虞翻本序字作象以與下文合似不必爾

彖言乎象章第三

此章亦論繫辭也自彖者言乎象至无咎善補過皆解
繫辭之文自列貴賤者存乎位至各指其所之皆讀繫
辭之法也彖辭所言之象即下文所謂卦也爻辭所言
之變即下文所謂位也吉凶悔吝无咎皆辭也獨吉凶
言存乎辭者悔吝可以介而免无咎可以悔而致必有
憂震之心者然後能用力於其微焉至於吉凶則得失
之大者讀其辭者皆可辨也此而不悟聖人亦未如之

何矣貴賤以位言小大以材言卦各有主主各有材聖人隨其材之大小時之難易而命之辭使人之知所適從也然則讀其辭者其可不盡心乎

齊小大

列貴賤者存乎位演上文之爻言乎變也齊小大者存乎卦演上文之彖言乎象也凡彖辭之例專取主爻為言陰爻為小陽爻為大或小或大雖若不齊而當其時位者能為一卦之主而用事焉則无小大之間也是故

謂之齊然存乎卦者反在存乎位之下者位之貴賤以六爻言卦之小大以一爻言明於六位之中取一位以爲卦主也

易與天地準章第四

凡言易者皆指易之書也此書之作與天地準故此書之用能彌徧綸理天地之道此二句者一章之主意也自此以下皆敷演此二句之義自仰以觀於天文至故知鬼神之情狀此三知者言易之所知與天地準也自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至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此四故者
言易之所能與天地準也自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至
神无方而易无體此三而者言彌綸之功也

三知

故者以事言也說者以理言也情狀者以象言也易有
象有理有事知斯三者而易之蘊盡矣昔者伏羲氏之
始作易也仰觀於天見陰陽之象俯察於地見剛柔之
形於是制為奇耦之畫以準其象使萬物之情皆以類

而從而天文地理遂與人事物情相通而為一而幽明之故可得而知矣原畫之所由始二分四揲之變皆起於至一无朕之中要畫之所以終三變六揲之餘復歸於至一无朕之始而死生之說可得而知矣氣聚而為物奇耦之畫所以為有象魂遊而為變九六之化所以為无迹而鬼神之情狀可得而知矣

四故

奇耦之象正與天地相似其畫一具而能於天下之理

无所違奇耦之變通於萬物之情故知雖宗而不失之

於過當於萬民之用故道雖廣而不失之於流

旁行而不流當

連故不過為一節

樂時位之推移而知其卒歸於有數也故能

乘化而不憂隨其時位之險易而常遂其濟物之心故
能无往而不用其愛夫能具其理故能通其變能通其
變故能極其數能極其數故能利其用凡易之所能備
於此四者也

三而

此三而者總結一章之義以見其彌綸天地之道也蓋
易有奇耦之二畫所以匡括天地之變化而天地不能
越乎其外此所謂彌也曲成萬物之始終而无一物之
或遺此所謂綸也此即上文四故之所能也通乎幽明
死生鬼神之道而知无所不至此所謂道也此即上文
三知之所知也是故天地之神无陰陽之定方而奇耦
之變亦與之周流而无定體此所謂易與天地準也此
一節正以明始初二句之意而極言之也

一陰一陽章第五

一陰一陽猶言一出入明奇耦之迭用也陰陽者氣也陰陽迭用者道也道之所生无不善者元也萬物之所同出也善之所成各一其性者貞也萬物之所各正也成之者性猶孟子言人之性犬之性牛之性本草言性熱性寒也仁者見其始於一而以為仁智者見其終於萬而以為智木石飛走愚夫愚婦皆在其中而不知其所以然是三者之見愚智雖不同而皆未足以言易

也自易之顯者觀之有法象之著明則道之一陽也謂之仁可也自易之藏者觀之无方體之可測則道之一陰也謂之智可也一顯一藏鼓動萬物而不已則仁與智又皆屬於陽枯莖蠹策藏顯俱出於无心則仁與智又皆屬於陰惟其神妙如此不可形容故贊之曰盛德大業至矣哉以言其德則變化日出而无窮此陽之顯也以言其業則天地之間備矣此陰之藏也合而言之顯藏藏顯如循環之无端則易之一辭足以兼之矣觀

其畫一奇以開萬象則奇也者誠天下之至健德之所
以能日新也及其配一耦以成萬形則耦也者誠天下
之至順業之所以能富有也極奇耦之數至於萬有一
千五百二十以見天下之蹟則謂之占即奇之象也通
奇耦之變至於千五百三十六卦以效天下之動則謂
之事即耦之法也究而言之或顯或藏莫知其方則神
之一辭足以贊之矣此即上章神无方易无體之意也

效法

古語法皆謂形也形即刑字故刑法通稱皆言其成形而不可變也繫辭之於天地或稱成象成形或稱成象效法或稱法象或稱觀象觀法大率皆以形對象故法字但可訓為形字不可訓為模倣也

夫易廣矣大矣章第六

夫易廣矣大矣此一章之總目也遠而不止即直與闊也靜而正即專與翕也天地之間備矣即大生廣生也易之為道一與兩而已乾即一也靜而守一則其事專

而无不閉動而用一則其行直而无不開此乾所以為萬物之父坤即兩也兩閉者為翕言與乾俱閉也兩開者為闢言與乾俱開也此坤所以為萬物之母大者无不統也廣者无不承也自廣大而至易簡其言之序自博而趨約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其能變通也所以變通者陰陽二物而已所以為陰陽者至易而不難知至簡而不難能也陽者一之而已豈非天下之至易乎陰者兩之而已豈非天下之至簡乎天地之間至大者天

地至變者四時至精者日月至善者至德易之為書具此四者豈不謂之備乎

遠則不禦邇則靜而正

其占也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此所謂不禦也其未占也寂然不動无思无為此所謂靜而正也其形則靜其德則正靜者坤之閉也正者乾之專也

易其至矣乎章第七

上章言易此章言聖人體易於身也知窮萬理之原則

乾之始萬物也禮循萬理之則踐而行之則坤之成萬物也有天地之位則有陰陽之變行乎其中人有此性則有知禮之德存乎其中但患人不能存之爾苟能存其所存則道義皆自是而出矣道者義之體智之所知也義者道之用禮之所行也成性猶設位也有此位則謂之設位有此性則謂之成性即上文言成之者性也至存存上一存字方言人為之功爾第五章仁為陽知為陰此章却以知為陽禮為陰

聖人見天下之蹟章第八

上繫第一章統論易道第二章三章論人之學易者自繫辭入第四章以下復論易道至此章復論人之學易者自繫辭入夫理之幽者至荒忽誕罔而難明也聖人以健順動入之辭擬其形狀以天地雷風之名象其物宜而幽者於是乎可親而不可惡矣事物之動至難處也聖人察其事機之會與其變動之宜而為之處事之法隨時之理使之曲得其當而又著其吉凶之效以告

之而動者於是乎有定則而不可亂矣學易者擬其所
立之象以出言則言之淺深詳畧必各當於理議其所
合之文以制動則動之久速仕止必各當於時而易之
變化成於吾身矣成其變化其字指易也言人學易之
變化而至於有成也故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
變此之謂也末章亦有此一段其下文亦歸於人之德
行正與此同自此以下引爻辭七章皆教人擬議之方
姚大老曰自天祐之一爻亦當在此章之末脫簡在後

爾

七交

所引七交皆欲人之畏謹也鳴鶴言處隱之誠同人言
用心之一白茅貴慎有終尚謙亢龍惡亢戶庭以教密
負乘以戒慢皆所以養人之敬心也若從姚說移自天
祐之於此則終之以信順之福於義亦不相悖

金蘭

其利斷金雖金之堅不能間也此言君子之行其臭如

蘭雖林之深不能隱也此言君子之言

德言盛禮言恭

德言盛知欲崇也禮言恭禮欲卑也

大衍之數五十章第九

姚大老云天一地二至天九地十班固律歷志及衛元
嵩元包運著篇皆在天數五地數五之上今按新安朱
先生易傳亦用此說與天數五至行鬼神也合為一節
置在大衍之首今從之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成變化行鬼神皆主五數言之也分而言之天數備於五地數備於五合而言之天地相得一生一成其合亦為五耦分而計之天之數為五者五地之數為五者六合而計之天地之數為十者五其奇數又為五分合錯

綜无非五者蓋生數之所變成數之所化四時之代謝萬物之死生未有能外於五者也大衍之數獨止於五十者聖人作易之妙旨也夫五與十天地之極數也極則當動一著纔動則五與十亡而四與九見矣於此最見易道之神此章置在大衍之首極為有意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生數自一二三四而極於五成數自六七八九而極於十故大衍之數五十取天地之極數以立本也布筭者

生數至四而止遇五則變而為一成數至九而止遇十則變而為一故其用四十有九取天地之變數以起用也或曰揲著之四十有九自然之數非人所為者非也若自然之數則止用四十八而已著之三揲本皆不四則八自足以為三少三多之變因其四十九也而後有掛一之法以見一之未嘗不在因其掛一也而後第一揲有不五則九之數以見奇當在初而耦當在後夫四十九也掛一也不五則九也皆无當於三少三多亦无

當於七八九六也而必四十九必掛一必不五則九則其出於聖人之所為也明矣但聖人之為之也必以天地為本異乎鑿者之為之爾五歲再閏再扐以象再閏可也然則何以見其為五歲乎曰自象兩至再閏是也象兩一也象三二也象四時三也象閏四也象再閏五也易以一爻三揲為三變一揲之中又具此五小變故曰參五以變凡一爻三揲成十五小變當半月之日一卦六爻成九十小變當一季之日故言卦氣者以四正

卦直一歲也

凡三百六十當暮之日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著數用四十九去其六也暮三百六旬有六日而策數用三百六十亦去其六也萬物皆起於一而成於五一與五无往而不在其中故不言一與五乾知大始者一也坤作成物者五也一三三四五皆一之所生也六七八九十皆五之所成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此一節以是故二字發辭蓋接上文二篇之策言之以
 總括一章之事也易之策數萬物備焉而經營之者不
 出於四其初左右手數之以四其次得三少三多及一
 少一多亦止於四其終即三少三多之餘以四除之得
 九與六積萬一千五百二十策一少一多之餘以四除
 之得七與八亦積萬一千五百二十策二篇之策皆四
 之所成也是故八卦為四者二六十四卦為四者四故
 曰四營而成易此言揲著之法也三揲之餘然後畫卦

以小變言之每一揲具五小變以三揲合十五小變為十有八變而畫一爻以大變言之每一揲為一大變合十八揲為十八大變而畫一卦八卦與六十四卦皆十八變之所成也是故上經三十卦反對為十八卦下經三十四卦反對亦為十八卦故曰十有八變而成卦此言求卦之法也自八卦小成以下乃言得卦之後占象推演之法而一章之事備矣

八卦而小成至可與佑神矣

易之成書雖曰六十四卦而反復相重不出於初經之
八故推衍之法取諸八卦而備作彖辭者止用八卦之
義以成六十四卦之義作象辭者止用八卦之象以成
六十四卦之象以是八者推而達之萬物之情古今萬
世之變无不合者故曰八卦而小成言其義之約也引
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言其用之周也
此古者易家之占法今其存於說卦者尚可攷也是故
天道雖幽可闡之以示乎人人人事雖顯可推之以合乎

天明可以酬酢事物之宜幽可以贊出鬼神之命故曰
顯道神德行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

易有聖人之道章第十

四者雖云辭變象占而其下文所論則皆占也自是以
君子將有為也至天下之至精言所占之事也自參伍
以變至天下之至變言占之法也自易无思也至天下
之至神言占之理也凡占之法有變有數每爻三揲為
三變每揲有象兩象三象時象閏象再閏為五小變此

參伍以變也三揲之奇分而計之則得三少三多一少
兩多一多兩少之數去三揲之奇以左右手之正策合
而計之則得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此錯綜其數也
錯謂分而間之綜謂合而總之此兩句止論一爻之法
通六爻之變得十有八遂成初二三四五上以為剛柔
相雜之文極六爻之數得七八九六遂定重單交拆以
為內外兩卦之象此兩句方論成卦之法故曰此言占
法也著之變策之數爻之文卦之象皆寂然不動之物

初不能如人之有思亦不能如人之有為皆純乎天者也及問焉而以言則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遠知來物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皆同乎人者也故曰此言占理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此之謂也

自將有為以下專論尚其占一事猶以四事終之者占則有辭變則有象舉其一則四事皆在其中也

深幾神

至精至變至神易之體也惟深惟幾惟神易之用也故
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立此一句以承上
體起下用也物情難盡惟精於占者能極遠近幽深之
情而繫其辭故雖深而无不至也事變至微人所易忽
惟明於變者能推分合錯綜之文而見其象故雖微而
无不察也至於神则无所用其力矣研極之至義精用
利以至於神此則夫子耳順心從之事非於深幾之外
復有所謂神也下繫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

化德之盛也此之謂也或指精變深幾為四者精主占而言深即占之辭變主變而言幾即變之象亦不出於四事也

夫易何為章第十一

新安朱先生以夫易何為至所以斷也合為一大章專言卜筮之事今從之此一章文義相貫續而其間節目有四第一節統言易中有著卦爻之三德第二節言始立著之人第三節言畫爻布卦之法第四節極言聖人

金
卷十三
制作之本今條而析之

著卦爻之德

此一節先設問答次以是故發辭開物者知其未然也
陽之始物也成務者定其當然也陰之終物也天下之
始終皆備於此書之內矣是故聖人用之以知人之志
所謂開物也以定人之事所謂成務也以決人之疑即
志與事之決也此三者皆著卦爻之所能也是故著用
七故其德圓卦用八故其德方爻用九六故其義易著

開於无卦之先所以為神卦定於有象之後所以為知
爻決之先者也所以為貢聖人以此三物之德洗心以
存其神退藏於密以定其體吉凶與民同患以贊其決
故其知幾則神之開物也其畜德則智之成務也此所
謂聰明叡智也其斷吉凶則神武之決也其與民同患
則不殺之仁也古之人有能備是德者伏羲氏其人也
故自此以下始言建立卜筮之人

立著之人

此一節以是以發辭惟其聰明叡知也是以明於天道之遠而察於民事之近惟其神武不殺也是以建立著策以開斯民占決之用聖人又以卜筮之法所以齋心而戒事問之於神而貢之於明者以自齋戒以自神明其齋則洗心也其戒則藏密也其神明其德則吉凶與民同患也自此以下遂言畫爻布卦之法以見神明其德之事

畫爻布卦之法

此一節以是故發辭闔戶謂之坤言畫耦爻也凡耦皆屬坤闔戶謂之乾言畫奇爻也凡奇皆屬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六畫既成剛柔相雜言成卦也往來不窮謂之通九六之動交相往來言之卦也皆自神而明之也按其迹而言之見於蓍策謂之象形於卦爻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卜筮之法可謂明矣究其用而言之則枯草之莖敗木之槧而內外靜作之務皆資之以利其用王公皂隸之人皆用之以決其疑極深研幾其妙如此豈

非天下之至神乎此自明而神之也自此以下復推原制作之本

制作之本

制作之本有三有立象之本有制器之本有作書之本故此一節以三是故為發語之端其一曰是故易有太極易之太極即禮之太一也有太一則有陰陽是謂兩儀此八卦之第一爻也兩儀各有一陰一陽是謂四象此第二爻也四象又各有一陰一陽是謂八卦此第三

爻也八卦既成則六十四卦皆具而吉凶可見矣吉凶之變不可勝窮萬事萬物皆生於吉凶二字故曰吉凶生大業此六句言爻象之所由生也其二曰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萬物皆具奇耦之法象而天地其最大者也萬物皆具九六之變通而四時其最大者也萬物皆有爻象之著明而日月其最大者也三者具而易之道備矣一家一鄉一國各有占也而據崇高之極可以作天下之易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者也山巫野祝皆能

占也而具神知之全可以為天下之利者聖人也折筮
剝蓍毀瓦灼雞皆可占也而有探索鉤致之神有決疑
成務之智可以供聖人之用者蓍龜也三者具而易之
器成矣此六句言成器之所由立也其三曰是故天生
神物神物即蓍龜也聖人則其知來之神以立卜筮天
地變化即四時也聖人效其陰陽之變以立卦天垂象
即日月也聖人象其剛柔之發揮以畫爻此七八九六
之四象所以示也河圖洛書天地之文字也聖人則其

義理之明以作彖辭爻辭此繫辭之所以告吉凶之所
以斷也此四者言易之所由作也是三節者起於太極
成於繫辭而易之始終備矣

河圖洛書

姚小彭氏曰今所傳戴九履一之圖乃易乾鑿度九宮
之法自有易以來諸易師未有以此為河圖者至本朝
劉牧長民方以此為河圖而又以生數就成數依五方
圖之以為洛書其言未足深據也竊意圖者必有八卦

之象書者必有古文字之形而今不傳爾又世所傳關子明洞極經亦言河圖洛書如劉氏說而兩易之以五方者為圖九宮者為書按唐李鼎祚易集解盡備前世諸儒之說獨无所謂關氏者至本朝阮逸始偽作洞極經見於后山陳氏談叢之書則關氏亦不足為證矣

書不盡言章第十二

自書不盡言至鼓之舞之以盡神此一章之綱領也立象設卦繫辭三者言作易之成體變通以盡利言人用

易以處事鼓舞以盡神言人用易以成德二者皆體易之妙用也下文自乾坤易之蘊至謂之事業以演說盡利之意自是故夫象至存乎德行以演說盡神之意也

五盡為綱領

立一奇一耦二奇二耦三奇三耦之象所以擬健順動入陷麗止說之意也設六十四卦所以具憂樂求與見伏輕重久速聚散之情也繫之以彖辭文辭所以闡吉凶悔吝元亨利貞之言也故曰此三盡者作易者之事

也用易者觀其變而玩其占以處事變而行其會通則足以盡趨時成務之利而見於事功觀其象而玩其辭得之於心體之於身如鼓之動而舞之赴心術血氣與之俱成則足以盡陰陽不測之神而成之於德行故曰此二盡著用易者之事也

五謂演盡利

乾奇象也坤耦象也易之妙盡藏於此奇耦之象立而變易之道已行於其中无奇耦则无可變易无變易則

奇耦為死象矣自奇耦未形以上則謂之太極不可以
陰陽名也自奇耦既形以下則謂之兩儀四象八卦而
陰陽之體定矣體定而變化行故乾本健也初爻化則
為入中爻化則為麗末爻化則為說坤本順也初爻化
則為動中爻化則為陷末爻化則為止凡六十四卦之
象皆示人以化而裁之也此化而裁之謂之變也當其
變也順而推之則通違而執之則窮故乾之災變而无
首則吉坤之傷變而求貞則利訟之九四渝則成渙而

吉豫之上六渝則成晉而无咎凡三百八十四爻之辭
皆教人以推而行之矣故曰推而行之謂之通也定之
以象以明其進退斷之以辭以知其得失以通天下之
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利用出入民咸用之
此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也故曰此五謂者以
演說變通盡利之意也

六存演盡神

天下之蹟具於奇耦之象矣而聖人又演之以為卦則

理之未明者皆可以開其人而使之見也天下之動具於三百八十四爻矣而聖人又告之以辭則事之當為者皆可以鼓其人而使之趨也即象之變可以裁其所遇之時即爻之動可以決其所行之事開曉而鼓動之者雖在乎易至於體之而藏於身用之而明於人則在乎其人之功用如何耳及其至也實德成於身則雖不言而體已備即易之无思无為寂然不動也實行信於人則雖不言而化已孚即易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

靜與易俱入動與易俱出鼓之舞之不知其然而神於是乎可盡矣分而言之默與不言為神成之與信為明德為神行為明故曰神而明之合而言之陰陽不測皆謂之神可也然神在於德行而不在於虛无則皆謂之明亦可也惟易之道不可以偏觀故體之者其不偏亦如此故曰此六存者以演說鼓舞盡神之意也

周易玩辭卷十三